

当前 南海形势 及几点看法

黄理云

最近一个时期，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动向，一些与我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国家以及西方宣传工具，针对我完善海洋立法和维护我海洋权益等做法，利用召开第3次南中国海问题研讨会和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讨论地区安全问题之机，突出宣传南沙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意渲染所谓中国的“威胁”，形成了联合对我施压之势，我外长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阐述了对南沙问题的立场后，有关国家与我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对我疑虑并未消除。

近期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动向

(一) 利用我完善海洋立法等做法，突出渲染所谓中国的“威胁”。

越南与东盟国家大肆宣传我公布《领海法》、与美国公司签署联合勘探南沙油气资源合同和在小南薰礁竖立主权标志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扩张行动”，旨在向东南亚地区“显示力量”，攻击我正在以“武力为后盾”，在南沙地区推行“新的霸权政策”，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也借题发挥，把我加强海军建设和购买原苏军的武器等事与南海问题联系起来，诬我有“称雄亚洲”的企图，

区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有利于保持这一地区政治的稳定。

经济上，日本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在这一地区拥有技术和资金上的绝对优势，但是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自然资源也很贫乏。而俄罗斯与日本正好相反。因此，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很强的互补性。随着国际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经济发展上的互补性已显得越发重要。日俄经济关系如能有大的改善，必将给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注进新的活力。

军事上，亚太地区曾经是严重对峙的地区之一。冷战结束后，虽然针对性的军事活动已大为减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已明显降低，但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集结水平仍然超过保障该地区安全的需要。俄罗斯在其远东地区仍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存在，在北方四岛仍有驻军；日本在稳步地发展高技术军事力量和远洋打击能力；朝鲜半岛上还存在着对峙；该地区的其他国

家也在增强军事力量；美国放慢了从这一地区收缩军力的步伐。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裁军尚未有任何实质性的开展。这种军事上的不同步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日俄两国过去是对峙的前沿，如能通过改善双边关系，建立起相互信任，将有助于降低该地区的军事力量集结水平。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俄领土争端的解决和双边关系的改善不会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叶利钦在决策上受其国内因素的严重制约。制约因素主要有：

1、民族矛盾极为尖锐。北方四岛和远东地区的居民强烈反对归还北方四岛，曾以独立相要挟。在俄国内也还有其它的自治共和国在闹独立。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在俄境内形成新的民族矛盾的热点，甚至有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国际性的领土纠纷。

2、军方反对交出北方四岛。俄罗斯军方认为，

而目前最有可能的是“填补”原苏联和美国减少在东南亚军事力量后的“真空”，挑唆东南亚国家应“采取更多的行动来遏制中国”。

(二) 借讨论地区安全形势，大肆宣扬南海正孕育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新“热点”。

最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东南亚国家先后举行了南中国海问题研讨会和东盟外长会议，主要讨论地区安全问题，一些与我在南海主权问题上存在争议的国家借此大作文章，称我在南海的举动“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一些西方国家的舆论工具也乘机大肆宣传所谓南沙“热点”问题，称我对南沙地区的“扩张之势咄咄逼人”，而有关国家也表示“将竭尽全力捍卫”其在南沙的“权益”；并渲染这种“互不相让”的态度，使南海地区潜在着发生“武装冲突”的因素，特别是南海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又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不能排除个别国家为了获取这些利益，采取“冒险行动”，“动用武力的因素正在急剧增长”，南沙“将有可能成为影响东南亚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新“热点”。

(三) 有关国家在重申“主权”的同时，均表示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以尽快进行谈判为名对我施压。

越南通过各种宣传形式，称其在南沙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越南外交部7月21日发表了所谓南沙问题备忘录，谎称早在17世纪南沙群岛就已“归属”了越南的巴地省，而且在此后的驻印支的法国殖民当局和越南的历届政府均对南沙群岛“连续、实际地行使了管辖权”。最近越南外长阮孟琴再次声称，“只有越南有权对这一地区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作出决定”。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称，菲不会放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的资源和疆界”、菲律宾参议院外交

从苏联到俄罗斯，军方逐渐地丢掉了西部的前沿阵地，又在海湾战争中丧失了在中部近东诸邻国发挥作用的机会。因此，“不能允许”在领土问题上向日本作出让步，因为整个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具有重要的战略、军事意义，“即使是一部分土地也不能归还”。

3、俄议会反对政府急于解决俄日领土争端的做法。在7月28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举行的“俄日关系和俄联邦领土问题”听证会上，多数议员批评政府在俄日领土问题上操之过急，独断专横，认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俄罗斯整个对外政策的爆炸，并表示要牵制叶利钦在访日期间不要匆忙作出归还领土的决定。

总的来看，虽然存在上述种种制约，但解决北方四岛争端的主动权在俄罗斯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叶利钦的决断。

委员会主席布拉斯·奥普来还声称，菲将根据1993年1月1日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划定南沙的“新边界”。马来西亚也要求我“放弃”《领海法》中有关“侵犯其领海的条款”。与此同时，有关国家也表示应“和平谈判解决”南沙群岛争端。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7月19日表示，对于与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我们都要和平协商解决”，并“越快越好”。菲律宾总统拉莫斯在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上说，“对南中国海提出的对立主权利要求……，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而要紧急而认真地去寻求解决”。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南中国海问题宣言》也呼吁“任何领土争端和司法争端都应以和平手段解决”。越南及东盟国家都试图以尽快与我进行谈判为名，对我施加压力。

(四) 东盟外长会议后，一些国家与我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但疑虑并未消除。

我在东盟外长会议上提出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后，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谨慎地”欢迎，并在《南中国海问题宣言》中被“部分地采纳”。最近有关南海问题的报道明显减少，一些国家与我的对立情绪也较前缓和。菲总统已向我国提出联合开发南沙油气资源的建议，马总理马哈蒂尔称，“谁也不应该怀疑”中国“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这表明我国提出的主张可以成为我与有关国家解决南海争端问题的基础。但总的看对我的疑虑并未完全消除，菲总统继续呼吁东盟“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并要求美国在南沙问题上对菲“给予帮助”。越南对俄罗斯外长提出的保留金兰湾基地的要求“暗示欢迎”，并称这“有助于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

对南海形势的几点看法

(一) 近期南海问题比较突出，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是与几个会议的召开有关。6月18—29日召开的越共七届三中全会，围绕南沙问题争论激烈，部分委员要求对中国的“挑衅”作出“强烈反应”。6月30日至7月3日召开的“南中国海问题研讨会”，议题是“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威胁”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在南中国海的动机和政策”。不久前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又侧重讨论了“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在上述情况下，一些国家要人与新闻媒介的言论和报道比较集中，形成了一定声势，而一些西方国家新闻媒介对南海问题进行了大肆渲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反映了在冷战格局结束后，随着原苏联和美国相继减少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一些国家担心我乘机“填补真空”，于是形成了联合对我施压的局面。

三是有关国家为了在南海地区获取更多的利益，企图把我国排斥在南海之外。

(二) 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在发展。

近年来，南海毗邻国家都加快了吸引外资联合开发南海资源的步伐，越南继年初对油气开发的5个项目进行了国际招标后，7月初又与法国公司签订了勘探越南南部沿海石油资源的协议。马来西亚利用外资开发曾母暗沙盆地油气已取得进展，最近发现在曾母暗沙以北90海里处有6座钻井平台先后出油，激起了外国投资者的“兴趣”。目前在南海投资勘探油气资源的外国公司已达60余家，一些国家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名，多次组织了南海问题国际研讨会，使南海问题已“超越了地区范围”，菲外长提出将南沙争端递交“国际仲裁”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上述情况表明，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发展，这将使我在维护南海权益方面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 越南与有关国家联合对我的趋势还会有所发展，但总的来看是有限的。

今年以来，越、菲、马等国之间均在高层讨论了南海问题，从最近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突出对我施压的情况看，他们之间可能达到了某些联合对我的默契，特别是越南的动作，值得密切注视。最近越南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7月底其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也对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进行了访问。据外电引用一位越南官员的话说，武将与三国领导人讨论海洋“石油勘探问题”。武文杰还向被访国领导人发出了

访越的邀请，并将“继续讨论南海资源的利用问题”。这表明越与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我的趋势还将发展。但总的看这种联合是有限的，因为虽然有关国家与越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些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尖锐矛盾：首先是南海问题涉及到各国的“领海、领土主权”，他们对越都不会轻易作出让步；其次是他们对越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和长远企图也心存疑虑，一直担心越会损害他们的国家权益；第三是上述国家都与我国有着更广泛的利益，发展与我国的关系是主流，各国都不会因南沙问题而导致与我关系倒退，越南也不希望使中越关系倒退到正常化以前的状况。

(四)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南海成为新“热点”的可能性不大。尽管目前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尖锐复杂，但是不会像某些人估计的那样成为新的“热点”。这是因为：1、有关国家都在致力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希望在稳定的地区形势的前提下，在南海地区谋求最大的利益。如果发生武装冲突，就有丧失既得利益的危险，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2、一些已把资本投入南海油气勘探开发的西方国家，不希望因武装冲突而使他们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受到损害。3、南海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必经之路，各国都不希望这一国际航道受阻，特别是企图在亚太地区谋求更大利益的美国和日本更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综上所述，南海争端问题将长期存在下去。估计今后围绕南海问题的斗争将呈现时紧时松的局面。

最黑暗时期

法美关系的

法国《世界报》最近刊载一篇文章指出，许多巴黎的外交家认为，“法美关系史上的最黑暗时期已经来临”，不久前法国外交部长访美未获成功就是例证之一。

其实，还在法国外交部长访美之前，白宫的代表就已经把法国称为“战略敌人”。这个称号仅次于美国把日本称为“头号敌人”。

文章分析说，法国目前推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和气愤。白宫最为恼怒的是，今年

3月底，密特朗总统竟宣布暂缓为核试验拨款，并呼吁其他国家仿效。此外，法国政府关于建立法德联合军队使之成为欧洲安全基础的构想也使美国人大为不快。

在关贸总协定谈判范围内，华盛顿对巴黎的愤怒抨击令人吃惊——指责法国封锁了美国达6年之久。

文章追忆说，在美国人眼里，法国早就是一位“执拗的盟友”。还在戴高乐时期，法国的举动就不时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甚至出现危机。从法国政府1966年告别北约军事组织的特殊立场到现在反对北约组织在欧洲事务中发挥过于积极的作用，从密特朗对星战计划持否定态度到允许共产党进入法国政府，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文章强调指出，苏联解体后不再把它视为习惯上的敌人，因而西方联盟内部角逐加剧，昔日的伙伴将上升为敌人。而首先扮演这一角色的就是法国。

(徐锦栋编译)